

048 阿公个故事 //演講：陳亦漢 整理：林金城

啊若講著台語，我就想著阮阿公，伊定定咧講起，伊講當初彼一時，日本仔是鋤頭咧管畚箕（pùn-ki），咱台灣人的生活是真嘸（iàn）氣，困苦無依是難袂（bē）記，阮阿公有咧講，彼時陣三頓攏食蕃薯簽（tshiam），菜脯根仔就罔咬鹹，彼日本仔食kah 油洗洗，偏偏就是袂曉講台灣話，有一擺阮阿公假好衰，去教日本囡仔講咱的Holo話，伊捧（phâng）一塊食飯碗，共（kā）伊講這是「碗」，彼日本囡仔就綴咧學「碗」，閣（koh）指家己的跤（kha），共伊講這是「跤」，繼落去閣比一的貯（té）水的缸，共（kā）伊講這是「缸」，尾仔，伊閣提一个查某囡仔梳妝打扮的鏡，共伊講這是「鏡」，彼日本囡仔是愈學愈有紺（suà），就綴咧講「鏡」，阿公緊共這四項物件連起來做伙講，彼日本囡仔就那（ná）鬚（séh）頭那（ná）唸講：「碗、跤、缸、鏡。」唸較緊咧啦！「碗、跤、缸、鏡。碗、跤、缸、鏡。碗、跤、缸、鏡。……我尻川疼，我尻川痛。」Hé！彼日本囡仔講家己尻川痛，我阿公佇（tī）邊仔是笑kah 腹肚痛。三頓食袂飽，創治日本囡仔罔過癮（giàn）啦。

彼時陣台灣出產足濟甘蔗，毋閣攏做糖送予日本仔去孝孤，阮阿公若聽見載甘蔗的火車pu-x-x，tshih-tshiak，tshih-chiak，tshih-tshiak，伊就趕緊走去鐵枝路邊等欲祛（kioh）甘蔗，見擺都有甘蔗落（lak）--落來，予個遐的囡仔是祛kah真歡喜，久矣，阮阿公才發覺，原來是火車頂的阿伯刁工共甘蔗擲（tàn）--落來的，欲予個遐个（hia ê）囡仔食的啦。

日本仔離開台灣了後，逐（tāk）家生活嘛是真艱苦，彼阿督仔就好心來救濟，為著欲領救濟品，逐家就相招鬥陣來去教堂做禮拜、信耶穌，唸彼a- men- soo- men，亦毋鎖咧（I'm sorry），kiau 彼ABCD是狗咬豬。等禮拜做煞才排列領配給的麵粉、牛奶粉、抑（iah）是衫。Hé！彼阿督仔漢草是有夠好，平平是十六歲，啊大細漢就差遮（tsiah）濟，阮阿媽就大領的改做細領的，啊褲跤拄好khà做裙，麵粉袋仔提來車做白布衫、內褲，彼時陣，內褲無時行彼啥麼BVD kah小YG，逐（tāk）領攏嘛是頭前寫「增產報國」，啊尻川後寫的是「淨重五十公斤」。tsit-má講起來是當做笑談，毋閣（koh）彼時陣的日子，實在是真歹過，為著欲（beh）顧三頓，阮阿公捌（bat）去拖過三輪車，嘛捌挨米粉，閣捌四界去共人搭布帆，熱--人，汗是流kah四淋垂（sì-lâm-suī）；寒--人，是凍kah sih- x 震（tsùn）。毋閣較苦嘛著愛忍耐。（約750字）